



徳川家康

06

〔巨〕 山岡庄八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徳川家康
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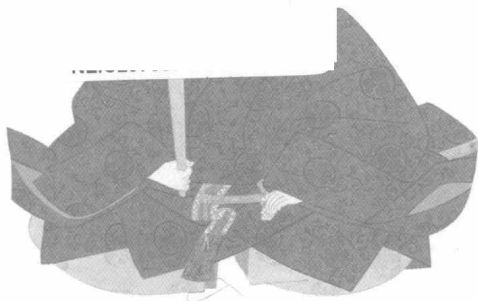
德川家康

06

〔目〕

山冈庄八 著
陈都伟 译

策划 柏杨
南海出版公司 二〇〇九



目 录

一	女刺客	1
二	长筱合战	15
三	德川将胜	37
四	女随母志	48
五	新子遭弃	58
六	久政殉城	70
七	再战小谷城	86
八	覆巢完卵	97
九	羽柴秀吉	108
一〇	阿枫遭屠	127
一一	远交近攻	142

目 录

一二	家康设伏 -----	155
一三	残杀小侍从 -----	174
一四	高天神城 -----	189
一五	弥四郎之计 -----	203
一六	回头是岸 -----	215
一七	东窗事发 -----	226
一八	嫁贼随贼 -----	242
一九	裁决者 -----	251

一 女刺客

天正元年（一五七三），夏。

德姬的侍女喜奈让两个下人挑着准备好的土特产，匆匆离开冈崎，于第三日傍晚抵达滨松城下。

离滨松越来越近，喜奈的心一阵阵颤抖，这实属正常。筑山夫人密令她前去刺杀即将为德川家康生下孩子的阿万，但她仍然以少夫人德姬侍女的身份，装作去向阿万表示祝贺。若说奉了筑山夫人之命，也许会有人怀疑，但如果称是德姬所派，一般人都会理解。就连途中碰到的本多作左卫门，都勒住马道：“想得好周到，难为她一片真心。”他表情严肃，但仍能听出慰劳她的意思。喜奈反复设想刺杀阿万的情形，祈祷不要出现意外。

过了美丽的松树林和海滨的白沙滩，即将抵达新城时，已见沉浸在安静黄昏之中的滨松。望着那巨大的城池，喜奈使劲屏住呼吸，震颤不已。对于一个十八岁的少女，“刺客”的角色和任务过于沉重了。夫人曾夸奖她在侍女中出类拔萃，喜奈还为此暗自高兴，但现在，她后悔了。她毕竟太年轻，对失败的恐惧挥之不去。

城门显得十分坚固。身穿战服的足轻武士一脸严肃地站在门边，如临大敌。当喜奈通过第一道守卫，抵达通用门时，城内已华灯初上。

家康此时不在城内。他已于七月十九开始攻打长筱城，目前驻守在久间的中山堡垒。留守滨松城的部队为了防备骏河方面的敌人来袭，枕戈待旦。

喜奈正要过通用门，四个侍卫立刻围了上来。

“冈崎的少夫人派我前来看望阿万夫人。”

“少夫人派你来看望阿万夫人？”

“少夫人听说阿万夫人即将分娩，派我来慰问。”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是少夫人的侍女喜奈。”

“等等。”他们好像不敢作出决断，其中一个立刻跑进去禀报。过了一会儿，侍卫们终于放她进去，又说道：“派个人领她去。城内已经变了样，一个侍女不可能认识路。”

喜奈跟在向导身后，穿过城门，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脚步却沉重起来。即使她按照筑山夫人的密令成功刺杀了阿万，又怎能从戒备森严的城池逃脱？不安死死地抓住喜奈的心。

穿过厚重坚固的城郭，一直到内庭的台阶，喜奈的脚步变得越来越沉重。她当然不能把事情告诉两个下人，所以，他们没有任何不安和恐惧，但是喜奈的心理却没那么单纯。要刺杀的女人是家康的爱妾，还怀着家康的孩子，如果杀了她，喜奈绝不可能活着离开这座城池。

内庭入口处已经有五个侍女等在那里，迎接喜奈。“长途跋涉过来，你辛苦了。”说话的正是家康的另一个爱妾阿爱，她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名分，但深受家康宠幸，并且负责管理内庭。喜奈不记得是如何回答阿爱的。她发现，阿爱身上正好具有筑山夫人所欠缺的平静、优雅，而且全身洋溢着温顺

柔和的气质。这一切都震撼着年轻的喜奈，使她头脑发热。

“阿万身体虚弱，一直待在卧房，你有什么话，我会转告她。”衣着朴素的阿爱将喜奈领进了客厅。她安静的言谈举止，仿佛一团柔和的空气包围了喜奈。喜欢比较是年轻女子的癖好，喜奈不禁惊叹。她比阿万更美！“奴婢来传达少夫人的慰问。”

“是。我洗耳恭听。”

“少夫人说，少主兄弟姐妹不多，忽闻阿万夫人临产，真乃家门兴盛之兆，故希望得见一面，衷心致以祝贺之意……”

“我会将你的原话转告。”烛影中，阿爱温柔地笑着，郑重地低下了头。

喜奈放下心来。但如果对方拒绝，不让她进入卧房，该如何是好？她不禁心慌不已。侍女们端上茶点。阿爱捧着喜奈带过来的礼单去了阿万房间。

“你累了吧。”一个年纪稍大的侍女体贴地对喜奈说，“冈崎的筑山夫人还好吗？”

“……还好。”

“夫人一定也很高兴。阿万夫人原来就在她身边服侍。”

“是……是。当然……”喜奈一边漫不经心地应着，一边用手碰了碰腰间的短剑，不禁屏住了呼吸。

许久，阿爱都没回来。天渐渐黑尽了，寂静的空气中隐约感觉得到紧张的战备气氛。不时传来战马的嘶鸣，噼啪作响的薪火声中夹杂着士兵的谈笑。显然，城内到处都布了兵。

“让你久等了。”阿爱终于回来了。她身后还跟着两个侍女，端着食物。“阿万听说你到来，十分高兴，她虽然很疲惫，还是想在卧房见你一面。她稍稍梳妆一下，你用过饭再

去吧。”

最惊心动魄的时刻终要来临了。见与不见的问题已无须再想，问题是，见面后如何顺利地杀了她。喜奈愈想愈不能平静。她一会儿觉得不能空腹前去，怕到时候没有力气；一会儿又怕吃过量，动作不灵活。所幸四肢还不觉疲惫。只要不致慌乱，应该能完成任务。但成功之后呢？喜奈不免担心起来。她肯定无法活着出城，既然已下定必死的决心，如何去死呢？

无疑，阿万到时会同会大声呼救，但最先赶到的应不会有男人。想到自己也许会连阿爱一起杀掉，喜奈顿时害怕起静静地坐在面前的这个女人来。但让她更痛苦的，是在阿爱引领下到达阿万房间之后看到的情形。

阿万的房间十分朴素，和冈崎城的内庭根本不可同日而语。且不论动辄以今川义元外甥女自居、喜欢奢华的筑山夫人，就是少夫人德姬，因为是信长之女，也理所当然住在豪华的房子里。比起她们二人的房间，阿万的住处和侍女房没有太大的区别。阿万坐在被中，脸庞被烛光映得更显苍白，她高兴地迎接着喜奈。她看起来非常虚弱，腹部膨大，仿佛一个指头就能把她推倒。“让少夫人牵挂，真是感激不尽，少夫人还好吗？”

“是。少夫人也即将临盆，她特别挂念您……”喜奈一边回答，一边偷偷斜了一眼门口的阿爱。阿爱施礼后站了起来，恐是嫌灯光太暗，去拿烛台。

多好的时机！不知为何，喜奈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。眼前这个女子究竟犯有什么过错？想到这个，喜奈就不停地颤抖。

阿爱拿来烛台，放在二人之间。室内明亮起来，阿万的瘦弱和喜悦之情一览无余。她看上去毫无戒心。因为是少夫人派来的人，她满脸喜悦之色，还似有些受宠若惊。转达完祝贺的话，喜奈向阿万身边挪去。

“请你不要客气。”阿万根本不知喜奈在寻找下刀的地方，反而举起手劝喜奈。

“不，不行。不要那样……”喜奈起身拉住阿万的手。她感觉对方双手冰凉，不禁兴奋起来。她决定杀死阿万后当场自杀。

阿万站起来，顺从地任由喜奈牵着双手，踉踉跄跄向她胸前倒去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喜奈突然拔出寒光闪闪的短剑。

“啊……”喜奈和阿万同时尖叫起来。阿万被刺中肩部，差点摔倒，短剑被阿爱抓在手里。阿万摇摇晃晃向里屋跑去。

“啊，放手！”发现短剑被抓住，喜奈发疯似的挣扎。实际上，刺过去的那一瞬间，喜奈已经忘记了阿爱的存在。她以为坐在门口的阿爱根本不可能听到她的心跳，故而很放心，但现在她绝望了。

“不要嚷！”阿爱紧紧抱住喜奈，在她耳边轻声训斥，“嚷起来对你没好处！”她用怀剑猛地击中了喜奈。喜奈手中的短剑叮当掉在榻榻米上，阿爱用力将短剑踢开。阿万好像还不清楚喜奈究竟要干什么。她呆愣着，全身发抖。

“阿万也不要做声。”阿爱一边死死按住喜奈，一边说道，“本多作左卫门大人已经料到此事，让他来裁决。”

门外传来轻微的咳嗽声，接着，一只大手从走廊左侧伸出，捡起喜奈的短剑。那人正是本多作左卫门，他身披战服，头戴方巾，脚穿草鞋，来到灯下。他没有看阿万，单是对阿

爱说道：“好了，放开她吧。”说完，便默默地在门边坐下，加重语气说道：“你是藤川久兵卫的小女儿吧？我连你父亲是何人都知道，更不用说你来此的目的了。你要从实招来，不许隐瞒。”

喜奈被阿爱放开，身体摇晃起来。她被作左和阿爱夹在中间，不禁伏倒在地，失声痛哭。

“此事难办。”半晌，作左向阿爱努了努嘴。他显然想查明真相，但又不愿意让阿万知道，于是递个眼色，示意阿爱带阿万离去。阿爱心领神会地扶起阿万。阿万如在梦中，恍恍惚惚，全身颤抖，而且有些发热。“她究竟想干什么？她……”

“稍后就会弄清楚，先到我房里去吧。”阿爱说道，搀扶阿万出了房间。

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梟的叫声。好像是一个信号，喜奈顿时停止了哭泣。她双眼通红，苍白的嘴唇猛烈颤抖，似极度亢奋，想说什么又说不出。

“哦，你说什么？”作左靠近喜奈，“你姐姐好像在服侍筑山夫人吧？”

喜奈听到这话，情感忽如泄闸之水。“杀了我吧。杀了我这个不忠之人吧！”

“你说自己不忠？”

“是。因为我要杀大人的爱妾。”

“既然想死，我自会杀了你，但不是现在。”作左轻轻地呵斥着，无可奈何地咂了咂舌，“我想听听你怎么辩解。是谁派你来刺杀阿万夫人的？”

“不要问了。杀了我吧！”

“不行。你若是不说，我会立刻抓捕你的姐姐和父亲。”作左道。喜奈呆呆地喃喃自语起来。作左装作毫无用心地说着：“你不是可以做刺客的女子。派你来杀阿万的，也决不会是少夫人，她不会那么糊涂。对吗？”

“是……是。”

“你父亲一向忠心耿耿。他不会知道你的行动，是吗？”

“是……是。父亲……父亲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我在筑山夫人处见过你姐姐两三次。虽然我不能明辨忠奸，但她颇有教养，看上去是个忠心耿耿、认真纯洁的女子。所以，应该不是你姐姐的指使。”

喜奈向作左膝边靠去。看得出，她十分害怕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对家人不利。“是。姐姐决不是不忠之人。”

“哼！”作左重重地点了点头，突然变了语调，“你知道筑山夫人和主公不和吗？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不知道。”

“到底知还是不知？你的回答将直接影响我的判断。你要冷静下来，老老实实回答。听着，这将是你的遗言。”

听到这话，喜奈悄悄从作左膝边移开。她不再颤抖，似已作好赴死的准备。苍白的宁静，让她的脸看上去非常冷峻。“奴婢知道他们关系不和。”

“若不知，你便是蠢货，是当不了差的。你认为他们究竟谁对谁错？尽管说心里话。”

“对不起……”喜奈悄悄伏下身子，“奴婢认为大人也有过错。”

“我不那么认为！”作左突然道，但没有解释的意思，“所以，你才决定服从夫人的命令？”

“是。大人的所作所为，对于夫人太残酷了……”

“是吗？好，我明白了。如果我放过你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跑回冈崎城，向筑山夫人汇报已失败？”

喜奈并未意识到已经说出了主谋。“不，奴婢不能那么做。”她清楚地回答，“我会在途中自杀。”

“哦。”作左看着庭院，“你听好，我有话让你转告筑山夫人。”

“是……是。”

“你先冷静下来，听好……你就说自己到了滨松城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但你到达时，阿万已经不在城里。”

“正因为她在，我才……”

作左突然瞪大眼睛，大声怒喝道：“闭嘴！头脑简单的女人！”

“是……是。”

“你在途中一度被我超过吧？”

“是。在赤坂。”

“那时我已知你的来意。你的草鞋破烂不堪，说明你内心慌乱。如果是普通的使者，草鞋怎么可能从前头开始破裂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听着。当你抵达滨松城时，阿万已经移到城外家臣的住所。因此，你无可奈何地将礼品交给了内庭的侍女和我，便回去了……就这样回禀，听清楚了？”

“是……那么，您如何处置我？”

“我本该杀了你。但那样将祸及你的家人。真是浑蛋！”说完，作左漫不经心拍了拍手，叫来下人，“去叫阿爱来。我

已经作出判决。让她带阿万过来。”喜奈此时方才哭了。

阿爱和阿万来到房间，喜奈半晌没有抬起头。鬼作左虽然严厉地呵斥着她，但他想方设法挽救喜奈的生命，终于打动了十八岁少女的心。

“阿爱夫人和阿万夫人，今天也都听我的。”作左对坐在喜奈身后的阿爱和阿万道，“无论什么事，都要为主公着想，为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着想。我不希望这件事情传到主公的耳朵里。”

阿万好像已经在隔壁阿爱的房间里听到了一切，轻轻说道：“任凭大人处置，我没有异议。”阿爱也静静低下头：“本多大人，请你继续指示。”

“一生一世的战斗，就在这一月之间。主公日理万机，早已疲惫不堪，不能让他知道此事，更不能让其他侍女们知道。所以，我决定，今天夜里将阿万夫人转移到其他地方。”

“其他地方？”

“是，我无须重复。这种事不允许再发生。我会陪着她离开……希望你们能够明白。”

“阿万呢？”

听阿爱一问，阿万双手护住腹部，用眼神表示赞同，“一切都是为了孩子，你吩咐吧。”

作左卫门缓缓立起身。“你也要采取相应行动。”他对喜奈道，“你与此事大有关联。你回去后，就说你在我们转移后才抵达滨松城。”

“是……是。非……非常感谢。”

“阿爱夫人。这是老实巴交的藤川久兵卫之女，她接受了一个愚蠢的任务，因为害怕而全身发抖。在途中耽误了些时

候，到达滨松城时，阿万已经转移了。这都是她运气好……或者说是即将出世的孩子有好运气……你就照这样说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今天夜里，喜奈就留在你处过夜。明日一早，你便将这位少夫人的使者送出滨松城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其他事情稍后处理，但首先要保证孩子的安全。轿子和随从由我安排，这期间，阿万夫人就拜托给阿爱夫人了。”说完，作左卫门迅速转身离去，消失在光影斑驳的绿树丛中。

“你叫喜奈吗？”看到作左离去，阿万终于开口问道。一直死命控制着的感情终于爆发了，她那张尖脸如同窗纸般苍白。“筑山夫人那么恨我，真是妖魔！是蛇！你，你难道不觉得吗？”喜奈默不作声，只是不断地叩头。

“你为什么不回答？为什么装成少夫人派来的使者？”

看到阿万激动得发抖，阿爱平静地劝道：“不要伤了身子，多保重。”阿爱很清楚作左会将阿万转移到何处。定是雄踏村宇布见的中村源左卫门家。当这座城池还是饭尾丰前守的居城时，中村源左卫门便是滨名奉行了。作左决定将阿万送到那里，并不完全是为了挽救眼前这个小女子的性命。

“今年将是决定我命运的一年。”家康在一心一意攻打长筱城之前，这样表露心迹。阿爱认为，作左的做法是对家康的支持和配合。家康只有信康和阿龟两个孩子，万一出现意外，将不可收拾，因此作左才劝阿爱来服侍家康。

如果滨松城成为战场，那么阿万和她肚里的孩子将有可能落到敌人手中，沦为人质，身为留守大将的作左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平安无事当然最好；但作左作了最坏的打

算，于是选定自饭尾丰前守以来一直居住在此的中村源左卫门家，作为阿万藏身之所，可谓明智之举。即使家康最后不得不放弃滨松城，源左卫门也是保护家康后代的唯一可靠人选。但阿万似乎并未领会作左的深意。

在阿爱的催促下，阿万终于离开喜奈，但似乎余恨未消。“大人的孩子，竟然不能在大人的城中生下来……我真想把她撕碎。”阿万一边说，一边用阿爱递过来的束带紧紧勒起肚子。

作左又悄悄出现在庭院里。“已经备好了轿子。请快一点。”

“本多大人，阿万必须去吗？”

作左突然加重语气道：“为了即将出生的孩子，为了主公……当然，也为了你，一定要去！”

“阿爱，请你向大人……”阿万似乎想要阿爱向家康转达离别之意。她哀切地望着阿爱，颤巍巍下了台阶。作左卫门扶住阿万的肩，道：“阿爱夫人，以后的事就拜托你了。”

阿爱无言地垂下头，她忽然感到恐惧。难道阿万在怨恨我？绝不可能。她一直事事为阿万考虑，而阿万也一直非常信任她。

二人的身影消失在树丛中，轿子很快被抬走。眼睁睁看到他们远去，阿爱才走到喜奈身边，道：“不要哭了。事情已经结束了。”她白皙的手轻轻放在喜奈肩上。喜奈哭得更加厉害。或许阿爱身上具有一种让人安心和信赖的意味。

“好了，事情已经结束了。”

“是……是。”

“来，擦干眼泪，给我说说冈崎城的事吧。”阿爱一边说，

一边伸手挑了挑灯捻，室内顿时明亮起来。这时，不知什么地方又传来了梟的叫声。“冈崎城内也有梟吧……”

“是，有……”喜奈慌忙站起身，认真地擦着眼泪，仍然在哭泣，“但是梟一多，其他小鸟就不来了。所以少夫人非常讨厌它们。”

“哦，梟赶走了小鸟……”阿爱听着喜奈的话，在想，自己到底是梟，还是小鸟。或许，自己是一只比阿万残忍许多的梟。因为自从阿万知道家康宠上阿爱以后，她的眼神便渐渐变得恐慌。大概是因为阿爱温柔恬静的本性胜过了她。“无论人还是鸟，都分很多种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既有筑山夫人那样的背叛者，也有阿万那样……”阿爱说到这里，慌忙打住。她本想说也有像阿万那样的人，因为害怕被家康冷落，所以可怜地亲近着本该痛恨的阿爱。她想到这种话恐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女无法明白的，于是丢开不提。

“少夫人是不是因为心地善良，才担心小鸟不再来。”

“是。但是菖蒲夫人……”

“菖蒲夫人？”

“是。她是少主的侧室。”

“嗯，我听说少主娶了侧室。菖蒲有多大？”

“十五岁。”

“那么，少夫人情绪如何？”

“少主不到少夫人房间时，她就孤独地叠着纸鹤。”

阿爱微笑着点了点头。她仿佛看到一个十五岁的正室被十五岁的妾夺去了宠爱，正在孤独地叠着纸鹤。女人的命运